



## 浅薄，读图时代的关键词 Shallow, the Key Word for Picture Reading Era

段炼 Duan Lian

### 一、学术快餐

读图，是今日读图时代之浅薄的表现。就个人而言，我承认自己浅薄。这不，岁末已近，回想一下今年读了什么有价值的书，竟然屈指数不出来，倒是看了不少影视作品。影视是图像，一种活动图像。我看的多是将理论话题简化为通俗影视的文献片，如《文明》和《英语历险记》之类，所谓的学术快餐。

《文明》出自英国著名美术史学家肯尼斯·克拉克（Kenneth Clark）之手，40年前由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，立刻成为家喻户晓的热门电视节目，后来经过时间的沉淀又成为学术快餐的经典。克拉克还写了与影片相配的《文明》一书，1969年出版，到第二年就印了六版，至今仍是通俗学术读物的典范。

当然，若同今天的影视文献片相比，40年前克拉克的《文明》比较单调，片中就老先生一人从头到尾讲了十几个小时，没有视觉和听觉的变化。尽管他的发音出自丹田，雄浑深厚而有穿透力，跟赵忠祥有一比，但观看时间一长，我还是昏昏欲睡。

如果一件作品不能说明画家脑子里有想法，那么至少也要显示一下画家手上的功夫。要是脑子里没想法，手上也没功夫，那么，画家嘴上叫唤得再厉害，其画也只能是垃圾。

今年BBC播出的《英语历险记》就不同了，这部八集电视片，讲一千五百年来英语之形成、发展和流传的过程，叙述英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语言冲撞，实为一部文化交流史。而且，影片集风光片和传奇片于一身，又引入古代神话和中世纪的浪漫故事与教会秘谋，让我看得如痴如醉。

中国也有类似作品。不久前央视推出的《汉字五千年》系列片，集人类学、考古学、历史学和语言学为一体。不过，影片对文字本身讲得不多，否则，在电视上讲造字法和词源学会乏味而催眠，好在这片子还比较提神。

如今我已懒得读书，转而堕入图像之中了。

### 二、还是单身好

是晚看完影碟，我叹了口气。这一叹不要紧，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浅薄：竟然会对这样肤浅的娱乐电影发出感叹。这影碟是很多年前从国内带出来的冯小刚贺岁片《手机》，那声感叹是：还是单身好。

之所以周末晚上会看影碟，是因为《当代艺术家》杂志的编辑来信催稿，自己的专栏已缺稿两期。尽管专栏文章的主题和大纲早已写好，但每欲敲键，却不知该敲打什么字，于是只好扭头去看影碟消磨时间。

窗外飘着今冬的第一场雪，又一个抑郁的雪季开始了。加拿大的十一月底已近仲冬，周末的晚上很冷，我不想在风雪中出门散步。而且，在这萧瑟的北国冬夜，即便是市中心也一定人迹寥寥。虽说还是单身好，但成天只与文字打交道也的确沉闷，所以，看影碟也算是看人，沾点人气。

《手机》男主角严守一也喜欢看人，但他看得不能自拔，掉进去了，忘了自己身边早已有人。可恶的是，他把自己的心灵导师也给拉下了水，让费老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。严守一栽了吗？不好说，但他活得累，自找。所以，还是单身好。

后来冯小刚又拍了一部贺岁片，《非诚勿扰》，仍是严守一出演男主角，但这次却是茫茫人海知音难觅，可悲复可怜。

又一声叹息，同样浅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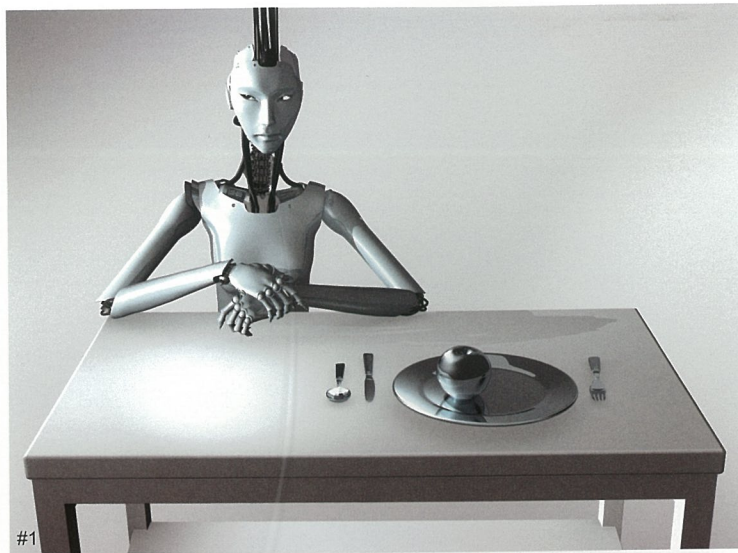
好莱坞每到年底也出贺岁片，今年是《圣诞欢歌》，根据19世纪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老故事改编，实际上是伦敦迷雾中的圣诞悲歌。影片还未上映，不知好莱坞会弄成怎样的喜剧，或许会是冯小刚式的黑色幽默吧。

### 三、我闪

我向来不喜欢命题作文，凡有稿约，都我行我素，不照杂志编辑的意思写，只按自己的想法写，不然就没法写下去。《当代艺术家》不给命题，只给版面，所以那专栏文章便写得愉快，一写就是两年。现在编辑催稿，虽因或懒或忙而空缺两期，却让我第三年接着写，我真的问心有愧。



#1 二十四 布面油画 郭子  
#2 现场NO.1 布面油画 孙海晋  
#3 噬 布面油画 丙烯 马克笔 杜雯雯



#1



#2

其他杂志和报纸也时常来约稿，但条条框框太多。若拒绝，编辑小妹会在MSN上撒娇，连哭带蒙，让人应约。可是一应，就会言不由衷，写些连自己都读不下去的应景文字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凡是写得愉快的应约之稿，一定是关于艺术的话题，凡是让人痛苦的约稿，一定来自通俗杂志。尚记得的愉快经历，有早年《世界美术》约写的关于后殖民主义的文章，还有《江苏画刊》约写的关于美术教育的文章。今年的愉快经历，有《批评家》的约稿，还有一篇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写的文章。

问题是，除了应约自己喜欢的话题，现在时常来约的，好些都是通

俗杂志的时尚话题，而自己却非时尚中人。一反省，才明白这是因为自己浅薄，不然怎会有这类约稿。

所谓不受约束，所谓我行我素，所谓性情中人，其实都是一派浅薄的胡言。昨天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写邮件来约我访谈，让我讲每年暑假带学生回中国学习的情况。这是有可能在国家级电视上亮相的难得机会，但我也知其中的危险：会招来同事的不满（别以为只有中国人才小肚鸡肠）。好在我对媒体露脸全无兴趣，所以把邮件转发给上司了事，我闪。

#### 四、上帝是个二流子

能闪到哪去？最多也就做个独行侠，转一圈又回到原地。

有次去欧洲，随身只带了一个小背包，返回加拿大时竟在机场被海关拦住不放行，以为我是偷渡客或有走私嫌疑，因为我远行欧洲却既未购物也无行李，于情理不通。看来我行我素的确有违常理，而所谓天马行空也只是俗人的浅薄罢了。

上周末去多伦多，虽未购物，却有收获，一是欣赏了一场音乐剧《音乐之声》，二是在皇家博物馆的《新藏品展》看到了高其佩的画，而失落之处则是错失难得一见的“死海古卷”。

早在30年前就看过电影《音乐之声》，片中那一曲《孤独的牧羊人》和《雪绒花》至今余音绕梁。30年后再看舞台演出的音乐剧，有身临其境之感，那些耳熟能详的歌声，让我忘了今夕是何年。实际上，音乐剧（musical）是纽约百老汇的金字招牌，典型的美国文化产物，雅俗共赏，比欧洲歌剧低了一个档次。

高其佩是清初的东北画家，其画用笔潇洒，有南宋梁楷之泼墨禅韵，又有明代徐渭和清初八大的狂放不羁。这次在皇家博物馆见到高其佩的一幅立轴《梧桐鹤立图》，比虚谷的松鹤图雅了很多。展厅里还有高其佩的好些扇面，用笔都流畅而简约。高其佩在不少画上写有“指画”二字，据说他是铁岭指画派的创始人。但是，我看画只关心效果，不关心画家究竟是以指蘸墨还是以笔涂抹，因为我不喜欢雕虫小技。我猜想，即便高其佩不用指而用笔，其画也会一样洒脱。

那天下午在皇家博物馆的中国馆看了高其佩，我急忙转往楼下去看死海古卷，不料晚了一步，展厅刚刚关门。

死海古卷是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最重大的考古发现，主要是抄写在羊皮、草纸上的《圣经旧约》等文稿残片，是公元前希伯来人的典籍。死海古卷的价值类似于中国的敦煌卷轴，或上世纪

70年代出土的马王堆老子帛书。前些年的流行小说《达芬奇密码》化用了死海古卷，说其中记录了耶稣的身世之谜，有反教会的意味。事实上，两千多年前希伯来人在古卷上抄写旧约圣经时，基督教尚未产生。如今的通俗文学喜欢牵扯古物，挑起一些事端，该是一种商业策略。

好在我对死海古卷没有真正的兴趣，无非是以后可以自吹见过真迹而已。但是，我对《达芬奇密码》之类与艺术史相关的通俗文学却情有独钟。这类通俗文学以解构而出彩，无论小说还是电影，读者和观众在《达芬奇密码》中总能发现一句潜台词：上帝是个二流子。

#### 五、随缘与盲约

所以，在反复无常的上帝注视下，凡人只能随缘。我欣赏浅薄的通俗作品，就是因为这是读图时代的“随缘”之举。

照我的理解，“随缘”的意思就是被动、不努力、无作为、听天由命、爱咋咋地。因此，不管收获抑或失落，皆是缘分，由不得人。

画家作画也是“随缘”之举，是凭感觉而兴之所至。但看画的人却不同，有些画仅是看看而已，有些画却要仔细看。

看画之于我，第一印象最重要。先是一眼看上了，然后再做细致的理性分析。若第一眼没看上，便会弃之而去。这与约会异性正好相反：被约者先得符合各种条件，然后才看是否对上眼，英文称“盲约”（blind date）。写作美术评论，是对直观感受进行理性阐述。那么，该怎样准确、充分地描述第一印象？维米尔的宁静、瓦特豪斯的唯美与感伤，都是在看了第一眼被打动后，才给予理性的描述和阐释。

行文至此，我想起《诗经》里的芦苇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，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”。很多年前我住在美国麻州的和丽山庄，居所旁有一方水塘，四周水草丛生，恰似一幅中国江南图景：高高的芦苇在逆光中颤动，画意无尽。有次一位古诗专家从上海来访，我便在夕阳西斜时领他到水塘边看那一大片芦苇。我说：这芦苇就是诗经里的蒹葭，其苇花不是常见芦苇那样呈稀疏的散开状，而是像糖葫芦串一样紧紧地裹成棒状。那串串苇花吸附力极强，现在被开发为治理海洋污染的天然材料，用以吸收油轮泄漏在海面的石油。

专家闻言便仔细观察那棒状的串串苇花，然后若有所思，说没见过这种芦苇，在他的故乡江南也没有，所以不会是诗经里的蒹葭。

我倒吸了一口气，没想到他居然在这水塘边做起了学术考证，全然不顾随缘的妙处，给这画

意图像兜头浇来凉水。

莫非你不能浅薄一点，就像我这样？

#### 六、你在画什么？

我并不是说图像就一定比文字浅薄，实际上画家也研究图像。

十年前居纽约时，在陈丹青的画室见过他的静物小品，画的都是画册，有中国古代山水和花鸟册页，也有欧洲经典名画。后来陈丹青回国，把这些画拿出来展览，让不少人跌掉眼镜：这画的都是些什么呀，全无当年《西藏组画》的震撼力，会不会是江郎才尽了？

无奈之下，陈丹青写了一两篇文章，解释这些画。但他是说反话的高手，就像古希腊的柏拉图，不经意地把自己贬一通，让人领悟其中的隐喻。他先说自己在纽约闲得无聊，便用油画来写生那些画册，然后又说他是用油画与中国笔墨交谈。

也许陈丹青的话中有微言大义，但如今人们都忙，没功夫去深究。于是我想到了一个浅薄的类比，用来解说他为什么要画那些画册。我假设陈丹青在画室作画，他妈妈喊他吃饭，二人这样对话：

“丹青，你在做什么？”

“我在画画”。

“你在画什么？”

“我在画画”。

没错，他在用油画绘制画册上的中国古画和欧洲名画。如果说前人的画是对景象的再现，那么画册便是对画的再现，而他的静物写生画则是对再现的再现的再现，是以图像的方式来探讨再现问题。几十年前福柯写了《词与物》一书和小册子《这不是一支烟斗》，用文字探索再现问题，陈丹青用图像来做类似的探索，他的确是在画画。

在这个意义上说，陈丹青是当代文人画家。古代文人画家都是些个人主义者，他们作画是为了个人修养、为了逸情、为了领悟禅道哲学。这与张择端那样的宫廷画家不同，文人画家不接受命题作画，不会去画《清明上河图》那样的国家级重大题材。

世上的画并不只一种，艺术家也各有自己的生存原则和方式。自称前卫的画家不必痛骂别人给皇帝作画，因为前卫也渴望能为财神作画，并对财神摇尾乞怜。吃皇粮的画家小瞧那些食不果腹的画家，而自己却不过是寄人篱下的走狗罢了。不管你说陈丹青怎样矫情，我却欣赏他的独立人格和固执己见，这是古代文人画之人文精神的精髓。

如果一件作品不能说明画家脑子里有想法，那么至少也要显示一下画家手上的功夫。要是脑子里没想法，手上也没功夫，那么，画家嘴上叫唤得再厉害，其画也只能是垃圾。

好了，本文就此停笔，我该躺沙发上看新买的影视文献片《21世纪艺术》了。

善哉，我读图，我浅薄。

#1 林林的午餐 No.3 布面油画 林欣

#2 闪亮的瞬间 布面丙烯 罗丹